

經義考

864
32



964
32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八

孟氏說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
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爲同州刺史
殷氏价喪服極議

通志一卷

佚

龐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蒞五服儀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蒞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佚名喪服雜記

七錄二十卷

佚

徐氏佚名喪服制要

隋志一卷

佚

王氏佚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嚴氏佚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 失名 駁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 失名 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 失名 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七名氏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略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佚

括自述曰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通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爲之跋

車氏按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峰先生者也居黃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永嘉潛室陳先生堉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賾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績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績衽爲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

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廸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牟楷序曰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

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
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
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况期功乎期功之正者
且莫之盡况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
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
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
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
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
獲一觀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
思卅角時從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
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

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
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能以
隅反矣雙峰先生玉峰先生之委也宜其熟於禮也烏乎
微契不能啓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
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
心油然而風之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
庚辰六月

子瑤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橐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
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瑤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
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
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
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

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琬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
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
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
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
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
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
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
乎有補於治道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予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書目爲三
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
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總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

服總麻卷九爲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
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
然其臆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
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
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
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龐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
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
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

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心於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慤慤巖巖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模官以出

余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戴氏石玉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襍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

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

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璽喪服總類

佚

龔氏端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瀆亂者故馮鼎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

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乎駿不自揣已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錄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爲五服問答凡三謄橐始克成編名曰五服集證嘗以質諸先達咸曰雖哀集衆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爲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而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已遂慨然捐錙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姜氏璉喪禮書

未見

黃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贛州二府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溫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

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

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歛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衰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績喪服傳解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爲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先儒以爲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爲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爲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爲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爲通解門人楊

復爲圖至教繼公爲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并亡制度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績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凶哀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鎮江治官三月即歸杜門成初志以內外徵不起忘飲食寵辱死生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尊同則仍云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

祿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無服而有服從重而從輕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爲訊又圖以該之使九族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江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龔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

鍼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爲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掘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

直史館自初喪至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余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彙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卜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

而祀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同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未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藉以問世而哀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

稽多以已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爲篇

甯氏成爲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蕙爲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

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終

弟子諸暨駱肇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畧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魯閭丘鄉蒼說

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爲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顏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

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爲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克父子尙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克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克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即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克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
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
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克傳慶氏以授
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
禮

呂祖謙曰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
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
論皆讖緯之言此爲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濶不能畧
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

隋志夏小正別爲卷
唐志無小正之別

闕

漢書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旂鄉由是
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

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尙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

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袁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脩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太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齒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畜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其蹇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

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傳篇則賈誼書之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傳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又曰大戴禮既已闕佚其間又多雜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尙如此况經文乎小戴刪取爲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尙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且如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場中采茨趨中肆夏保傳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宣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

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

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

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爲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疊疊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十一中間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

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旣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係傳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躋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

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童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傳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篇六十六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

有之大抵相似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爲畧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秦間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曾粹之大戴小戴又遞爲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此

盧氏辨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

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尙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
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荏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
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蓍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澄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
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
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
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
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
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
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
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
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
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
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
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
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

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終

弟子長洲陸肯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

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
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
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
范武子不識穀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
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
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
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
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

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
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脩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
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
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
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
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
樂尤爲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
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
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
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

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諤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已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龐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巽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

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爲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

項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抵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之甚者也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辟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日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又曰以記爲經則雜焉不可也以之爲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爲傳焉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

郝敬曰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父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贗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

摩羅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禘記云公圭

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纁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纁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贊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

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
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
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
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
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
禘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於禘
者矣祭法天於泰壇地於泰折周禮圜邱方澤樂舞玉帛
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
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
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

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
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
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尙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
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
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曲禮
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
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
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
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戌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
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
禮也禘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而論語云宗廟

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
玄冠爲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
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
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
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
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
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
加帶皆緇而襍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
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幃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幃喪大
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
記云士小歛陳衣於房西領北上大歛陳衣於序東西領

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歛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
云天子含用玉而襍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三
問之而襍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
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襍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
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襍記又云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歛朔
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
奠牛而襍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饌爲非禮喪奠脯醢
而已喪大記云四隣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
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
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
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

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
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
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總哀
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
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
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
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
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
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
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射義云天
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
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

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
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
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入殊
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
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譁張百出初學爲其所
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譌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顏茂猷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
矣後世得有所稽以融會其意亦藉是經焉

禮記群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叙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玄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存

後漢書玄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觀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爲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衛湜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真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為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瞽瞍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

唐新舊志同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而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

元行冲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為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詩疏嘗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

義引之以爲蔡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終

弟子武進黃暉烈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三

王氏肅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 新舊唐志同

佚

朱子曰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王應麟曰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
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按王肅注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孫氏炎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

唐新舊志同

佚

按唐張燕公駁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
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
用小戴原本可知

鄭氏小同禮義

七錄四卷

新舊唐志作禮記義記

佚

隋志注小同魏侍中

杜氏寬刪集禮記

佚

杜氏新書曰寬字務叔舉孝廉除郎中經傳之義多所論
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行於世
射氏慈禮記音義隱

隋志一卷

七錄同唐志二卷

佚

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
禮記音一卷

謝氏楨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司馬氏伯禮記寧朔新書

七錄二十卷唐新舊志同
隋志作八卷

佚

舊唐書司馬伯序王懋約註

孫氏毓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繆氏炳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蔡氏謨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

曹氏耽禮記音

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耽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諮議將軍

尹氏毅禮記音

七錄二卷唐志同釋文
序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

范氏宣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按釋文詮爾雅注蝗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徐氏邈禮記音

七錄三卷

唐志同

佚

劉氏昌宗禮記音

七錄五卷

佚

徐氏爰禮記音

隋志二卷

唐志同釋文序錄三卷

佚

雷氏肅之禮記義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肅之宋豫章郡丞

按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民安以樂讀至安絕句

以樂二字爲句

庾氏蔚之禮記略解

隋志十卷

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蔚之字■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

業氏遵禮記注

唐志業作葉

七錄十二卷

唐新舊志同

佚

陸德明曰遵字長孺燕人宋奉朝請

何氏佚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佚

樓氏幼瑜禮記据拾

三十卷

禮記摭遺別說

七錄一卷

俱佚

浙江通志幼瑜字季玉南齊時金華人

梁武帝禮記大義

隋志十卷

唐志同

佚

簡文帝禮大義

二十卷

佚

賀氏瑒禮記新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皇氏侃禮記義疏

隋志九十九卷

唐志五十卷

佚

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孔穎達曰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未為得也

禮記講疏

隋志四十八卷

唐志百卷

佚

按隋唐志二書卷數懸殊蓋以義為講以講為義也

沈氏重禮記義疏

隋志四十一卷

唐志同

佚

禮記音

佚

陸德明曰重撰問禮禮記音

戚氏哀禮記義

四十卷

佚

陳書戚哀字公父鹽官人梁武帝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

許如此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

褚氏暉禮記文外大義

隋志二卷

佚

隋志注暉秘書學士

劉氏芳禮記義證

隋志十卷

唐志同

佚

劉氏雋禮記評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卷

佚

熊氏安生禮記義疏

唐志四十卷

佚

孔穎達曰熊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緱氏禮記要鈔

隋志十卷

佚

何氏禮記義

隋志十卷

佚

按孔氏禮記疏每引何氏之說疑即亂書

無名氏禮記音義隱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隱

唐志二十六卷

佚

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
十二石者爲鼓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臆筋之大
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俛之爲移也符
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
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
字即是書也

孔氏禮疏亦引之

禮記義疏

隋志三十八卷

佚

禮記疏

隋志十一卷

佚

禮大義

隋志十卷

佚

禮大義章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類聚

唐志十卷

佚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唐志七十卷

存

穎達自序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

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泛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亨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脩洎乎姬旦負宸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祐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綱紀廢政教頽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

定禮正樂顏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循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

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脗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頽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

法後進故取其意義列之云爾

新唐書志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太學博士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顧魏王參軍事張權等奉詔撰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等覆審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脩後世但知爲孔氏之書而已又曰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爲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

王應麟曰祭酒邢昺等奉詔是正咸平二年六月昺上新

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輔臣人一本

陳澧曰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憾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

魏氏徵類禮唐書作次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

魏鄭公諫錄詔曰禮經殘闕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

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編第并更
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
弘益宜付秘書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
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秘府

朱子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
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

陸氏德明禮記釋文

四卷

存

王氏玄度注禮記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元感禮記繩愆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唐志十卷

佚

元氏行冲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五卷

佚

舊唐書元行冲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舉進士累
遷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初左

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著類禮上令行冲
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
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
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
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
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
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
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
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
奏於是賜行冲等絹二百疋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
於學官行冲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
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

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
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
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緄子幹師
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
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
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
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
孫炎者雖挾玄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
伯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錯
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
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諸藩將期頒宣未
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

愚甄分舊義其有著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付群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持嫌知新慙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詮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

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平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

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與木
賜近賢貽強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
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成云先儒多闕鄭氏道
脩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
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
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
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
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虔
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已之善掩人
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
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

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泊王肅杜預更開門
戶歷載三百士大夫耻爲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
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
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
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
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
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
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
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
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已之
區區抗群情之嚙啗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
誠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自用韜聲甘此沉默

也

新唐書元澹字行冲以字顯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唐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禮記外傳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吳郡張幼倫注
四門博士劉素明序凡一百一十條分義例名數二體又
冬分上下卷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

晁公武曰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六十九篇雖以禮
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素明序張幼倫注

按禮記外傳今逸不傳太平御覽每引之有曰吉
凶軍賓嘉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

事是也凶禮者喪記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
事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賓禮
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嘉禮者好會之事也起自
伏羲以儼皮爲始制嫁娶其後有冠鄉飲酒鄉射
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
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
周公所制文物極矣觀此則一書之大綱略可見
也

楊氏逢殷禮記音訓指說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亡名氏禮記字例異同

唐志一卷

未見

新唐書元和十三年詔定

經義考卷一百四一終

弟子和州黃元鉞覆校

